



蹦跶出巢的鸟儿

□ 黄官品

随着啪啪啪扇动翅膀的响声
一只蝴蝶大小的鸟儿
挣扎着栖落一扇推开的窗框边
避难似的抖动着小身影
紧靠窗框内侧的直角处,委身蹲下
似乎那儿是避风港,嘿,扭头插进翅膀瞌睡了

谁教会的,我端着一双惊恐的目光
落在支撑那扇窗的铁扣上
确定铁扣套牢铁钉后,又抬头
看看刚亮开天色,该不会刮什么大风了
毕竟昨夜下了一夜的暴风雨
鸟儿是如何躲过的

一束审视的目光,仰望高墙外
一棵大树伸进天井的枝枝叶叶
一定从树上掉下来的
刚出壳乳臭未干的鸟儿,这般下场
一番盲目蹦跶,从巢穴滚出来
无可奈何,降落在窗边

这么想着,一阵阵叽叽的鸣叫声
蜷缩在一个要命的地方
我犹豫了,始终没将善意的手伸出去
将鸟儿捧入掌心

跑步机上的计数显示17361步时
手机播放着:如果爱还在——
一颗清晨栽花的心,暖着鸟儿冻僵的身影
瞧,张开的小爪子,忽闪的小眼睛
倏的转过身,我是鸟儿见到的第一个人

不知什么惊醒了鸟儿
抬头瞅瞅我,又瞅瞅窗内
沿着窗框边,弹跳至中间的那扇玻璃窗时
扑扇着翅膀朝里飞,一次次滑落下去
不知道空气和玻璃一样吗?是透明的
不知道空气和玻璃不一样吗?是飞不进去的

一时之隔,一念之差
决定了不同的命运去向,刚才落下时
若面向打开的那扇窗飞起来,飞进屋里
我或许能让叽叽的鸣叫声平息下来
甚至编织一个牢固的巢
让它过上一种稳妥妥的日子

天井像个扩音喇叭,向外播报出
叽叽的鸣叫声,掏空了天井的肺腑
外出觅食的妈妈,听见了吗
我是不是该伸出一只援手
把鸟儿笼养起来

此时,鸟儿倏的飞向斜对面的墙墩
在离墙墩一尺远的地方跌下去了
在墙角滚了一骨碌翻身爬起来
又迎着一堵墙面攀爬起飞,这是小鸟
入世所见的第一堵墙面,挫败了一双蹦跶着
也不能在墙面站稳的小爪子

之后,跳上墙角处的一叠旧瓷砖
在满是污渍的砖面啄食什么
泥沙,蚂蚁,蚊子
那草芽一样嫩黄的喙,奈何得了么

午饭后,经过门前的停车场时
叽叽的鸣叫声,从长满刺开满花的
蔷薇栏传出,我疑惑地停下脚步
一顿饭时间,小鸟是怎么
从后院天井蹦跶出去
又经历了怎样的摔打,抵达这儿的

叽叽的鸣叫声,一直敲打着
开满蔷薇花的围栏,空荡荡的场院
那一小身棉纸剪裁的翅膀,似乎惊动了
街头树上的每一片叶子
抢救了一个诗人无法想象的活法

童年的星空 ——记《龙岗一小俯瞰图》的美好时光

□ 赵历法

漫漫人生,很多事可能会被岁月遗忘。

猎猎风中,我独立于天地间;回望来路,故人与往事大多湮没在滚滚红尘。我的童年记忆也已然“山重水复疑无路”,似乎被岁月的饕餮大嘴吞噬殆尽,早已无迹可循。然而,黄仁己手绘的《龙岗一小俯瞰图》竟让我休眠70载春秋的小学时光“柳暗花明又一村”——墨线青瓦的笔锋,宛若一把轻启时光之门的金钥匙,蓦然为我打开一幅纯真年代风清气白的秀美画卷——

1959年,璀璨的星光照耀我不谙世事的童年。初秋的一个早晨,一抹似有若无、浅红粉白的曦光擦亮了东方的天际线,辽阔无垠的天幕上,晶亮的启明星格外耀眼。秋阳杲杲,我不经意地一抬腿,便一脚迈进了城关一小(今龙岗一小),正式成为一名一年级新生……朝花夕拾的童年往事历历在目,我人生最初的启蒙导师,从我心灵深处款步而来——走在最前面的是我二年级的班主任喻正容老师。紧接着,郭相颖、敖行英、石时全、李宗祥、胡云衢、谭必能、陈老师(忘了名字了,记得他是教导组主任)等师长向我健步走来。

我泛白的帆布书包,很轻。仿若气定神闲的云朵,里面只有两本书、两个本子、一支铅笔、一块小小的橡皮擦和无限辽阔的温馨。老师的讲课声甜美、动听,如春风轻轻拂过湖面柔和而温润,窗外的鸣蝉也仿佛善解人意,自觉把鸣唱调至静音。下课铃一响,教室里就像一锅烧开的沸水,你推我搡地涌向操场。同学们虽然无处“卧剥莲蓬”,更不会“也傍桑阴学种瓜”。但“马兰开花二十一”跳皮筋的激情高潮迭起,清亮的笑声随着《幸福拍手歌》舒缓欢畅的旋律在操场上空回荡,还有三三两两携手黄葛树浓荫里的欢声笑语。放学后,有的同学像挣脱了绳子的小孙蹦跳着往家一路小跑,有的则蹲在校门口小摊前,磨磨蹭蹭却未能掏出一个钢镚儿或一张分币,无奈只得随同学慢腾腾走上回家的路,走出很远了仍在回头张望……

那时的光阴很慢,慢得能看清蒲公英忽上忽下飘飞的线形轨迹,慢过风吹落叶碾沙尘;愿望也很小,小到一个纸烟盒、一颗玻璃珠、一个滚动的铁环,或者一次老师小小的表扬。多年以后才懂得:勿须追悔年少无知,那是生命在春天的最初形态。

教诲如春风,吹绿小草漫天涯;师恩似海深,授人立身处世之本。

喻老师,高挑的身段仿若濂溪河畔的一棵翠柳,迎风摇曳生姿。比我妈妈年轻、比我妈妈好看。“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我十分庆幸,刚迈进人生最初的知识殿堂,便遇到了“质傲清霜色,香含秋露华”的老师。一次,喻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一撇一捺写下个大大的“人”字,那扬起的粉笔灰微尘里,仿佛有一束微光悄然照亮我小小的心室,那是少年仰望的目光中冉冉升起的人之初的启蒙之光。

二年级,是我整个小学6年时光记忆最深刻最明亮的一个学年。这一年,师道授业解惑让我受益匪浅,师恩永刻心扉。

二年级的一节自然课,陈老师的一句话,深深地烙进我的大脑深处,连同他矮矮的个子和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他说:“知识装进你的大脑,永远都是你的;别人打你一拳,还是你的,打你两拳也还是你的,还在你的大脑里。”

晓之以理、孜孜不倦的教导,润物细无声;直截了当的严厉施教则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训诫。四年级的一节美术课,老旧的课桌边沿稳稳地托着我小小的额头,正与小人书人物如胶似漆的时候,郭老师突如神兵天降,一把将书中人物和他们的命运撕得粉碎。我天马行空的游历随之坠下云端,跌落在现实的课堂陷入不知所措的茫然,我与书中人物一拍两散,从此各自的命运

风马牛不相及。而赶来救援的石老师则以他独特的方式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他在黑板上写下一个“石”字,然后转过身来说:“我叫石时全,石头的石,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体育老师。”……

死水微澜的校园生活,也有台上台下激情澎湃的共鸣。1963年的一天,学校礼堂台下黑压压坐满了全神贯注的老师和学生,台上战斗英雄胡世贵正在讲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战斗故事。56式冲锋枪威风八面的扫射声在英雄嘴里哒哒哒地风卷残云,点燃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坚定地以坚如磐石的自卫守住国家安全的底线。

老师的教诲,虽然终身受益,那时却像一缕若有若无的微风,飘逝在空中。占据我大脑和更多时间的却是陈立伟、刘会敏、张孝云、谭培雨、陈仁友等同学相约奔赴的玩伴趣事。四年级一班教室后墙根有一个小小的缺口,那是少年心野无束的豁口。很多时候,上课时三两个同学匍匐着从洞口溜出去,以桀骜的耍心喂养无知的童年。

让我一生惊惧难忘的一幕,是一位姓郑的同学,随着下课铃声的尾音,飞一样冲出学校西侧向南的小门,去对街一家药店里小解。不料一头撞在大街上一辆飞驰而过的解放牌大卡车的前轮护泥板上,瞬间被弹回街沿人行道。把紧随其后的我吓得倒吸一口冷气,口张着就合不拢了。人们来不及惊叫,整条街陷入集体失声的死寂……万分庆幸,只是昏死过去,事后同学们便叫他“郑地壳”。

一帧帧沉睡于记忆河床深处的影像,倏然被唤醒、被照耀、被赋予呼吸的温度。这哪里是一幅《龙岗一小俯瞰图》,分明是我70年前童年往事的储存库。

那些早已模糊的师长面容重新浮现;那些散落天涯的同学,仿佛重又在熟悉的教室座位上生气勃勃;那些被岁月风化的往事、铃声、读书声,再次在墨线青瓦的校舍回响——童年的琅琅书声,是生命初春里润物的细雨,悄然润泽心田;课本和作业本翻动的微响,像蚕食桑叶沙沙不息且细腻微妙的愉悦声;黄葛树浓荫筛下的光尘在霞光与暖风里游移漂浮。每一个生字及其蕴涵未必当时能理解和记住,却如春播的种子,在日后某一场景、某一事件中触发心智而省悟,让人困惑中茅塞顿开。学习当然也必定是不负春光方得秋色,任何事只要努力终会获得金秋。老师以一腔心血教书育人,一颗心就是孕育知识和思想的温床,为每一棵小草和树苗积蓄破土而出和经风沐雨的能量。使我们在成年后面对鱼龙混杂的世界,仍能辨出善恶美丑、是非曲直并永葆童贞、守住温厚,秉初心持正义。

龙岗一小,我人生远航的起跑线。

